

对我来说,上海非常之遥远。小时候住在一个经济落后省份的贫民区里,听大人们说起上海,就像在说外国:十里洋场,冒险家乐园,让人恐惧又让人神往。上海的一切:从手表到袜子、从糖果到雪花膏、从发型到裤腿……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最高级的。邻居有远亲在上海,便成了小巷里最显赫的人家,连一个坐“上海”牌小轿车上下班的官员都要时常上门,托他们在上海带东带西。至于像我这样家里给我交学费都很困难的穷孩子,上海则是传说,是幻想。

初中毕业,我从省城到农场务农。几年后,因为发现我常常会看书写诗,农场外调,让我跟着去做记录。被调查的那位干部老家在东北。返回时我们在大连码头搭船,然后在海上颠簸了三天,中间还遇到一次台风,几个人差不多都半死不活,船终于在上海靠岸。

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。傍晚,斜阳中的上海笼罩在一片橙色的雾霭里,若隐若现。远远地看见外滩,跟照片上一样,说不出的惊喜。我们在十六铺找到一间可以过夜的浴室,同行的几位因为晕船,在船上一直呕吐,倒下就不想动弹,我出去吃夜饭,给大家带回吃的。一家小饭铺的中年男人,面目修洁,衣着笔挺,大背头一丝不苟,温文尔雅得像教授,我手足无措,矮了一截。后来他在我用餐的桌子前坐

## 上海琐忆

陈世旭

下,笑眯眯地自我介绍是这里的负责人。初到上海,我的印象是所有上海人几乎都是贵族。

1980年,我被推荐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进修。第一个节假日,很荣幸地跟几位文坛明星春游。我特地穿上从家里带来的结婚礼服,一件很挺括的蓝色中山装,面料是我当时所在的小镇很时尚的“的确良快巴”。单位有个人的妻子是上海知青,她探亲时,我鼓足勇气请她给将要结婚的我和妻子各带了一件上衣。我一向最怕的就是麻烦人,更别说麻烦上海人。但因为结婚,才万不得已。

我和妻子以及双方的家没有任何积蓄。结婚只是把两个单身的行李凑到一块了事,没有喜酒也没有仪式,唯一称得上奢侈品的就是来自上海的这两件上衣。在小镇,几乎所有看到这件礼服的人,没有不羡慕的。我在北京、在节日、在我敬仰的名人中穿上它,自有希望它能对得起人的意思。虽然后来我知道,这很“阿乡”,很老土,上海人自己并不太穿这种衣服,但我还是把那件衣服穿到实在不能再穿还依然留着。因为那上面寄托着我对上海的膜拜。

隋唐史领域研究地位的专著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;一年后又写出专著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,被人称为开创隋唐史研究新时期的“双璧”。

后来,像这样因感同身受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,又在陈寅恪和胡适等人及季羨林身上有了传承。那是二战结束后,时在德国的季羨林听说陈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,就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,并附上自己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的论文,向陈寅恪先生汇报自己十年来学习梵文的业绩。信寄出后,季羨林很快收到陈寅恪先生的回信,信中问他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。季羨林自述道,北大“门槛一向极高,等闲难得进入。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,我焉有不愿意之理!我立即回信同意”。于是,陈寅恪即向时任北大校长胡适、代理校长傅斯年、文学院长汤用彤推荐季羨林。北大三位领导相信陈寅恪的眼光,欣然接受他的举荐。

“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,在国内学术界尚籍籍无名,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”,后来更是荣膺“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”。季羨林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,其实正是像朱延丰那样,做到“请侯

1942年春,在东北大学执教的陈寅恪弟子朱延丰,将自己的专著《突厥通考》寄给乃师,想请他作序。陈寅恪由是在该序中,写下了他与朱延丰发生在十年前的一段往事。原来十年前,时在清华研究院的朱延丰完成了一篇论文,题目正是《突厥通考》。陈寅恪看后,给出了如下意见和建议:“此文资料疑尚未备,论断或犹可商,请侯十年增改之后,出以与世相见,则可无憾于中原矣。”

## 请侯十年

陆其国

些学人身上可敬可佩的学术精神。

其实陈寅恪对朱延丰说这番话,虽然事后觉得未免失之“有所不顾”,但细究起来,应该也和陈寅恪自身的经历有关。他本人的治学之路以及走上大学讲坛,就是一部很有说服力的“请侯十年”的活教材。1925年吴宓举荐三十五岁的陈寅恪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,校方一度因陈寅恪既没有什么学位,又没有出版什么著述,因此在是否聘他的问题上踌躇。但吴宓深知陈寅恪在治学上厚积薄发的特点和学术功底,相信自己对他的举荐是知人善任。而陈寅恪也果然不负众望,在五十岁时写出了第一部奠定他在

与别处村庄的格局大抵相同,徐家塘自然村屋后是竹园和后浜,宅前是晒场、水桥和徐家浜。我们的水桥用灰褐色花岗岩石板着岸垒成,十五个阶级;石板长两米,一尺来宽。徐家浜西连北行河,昼夜两潮。满潮时浜里三石阶,落潮两级石板仍留守水中。这着实便利着村民多人同时浣洗;男孩们正是用了这两三级水石扑腾着会水,渐增处事的胆略和生活的激情。

盛夏时节,除了割草喂兔和煮饭烧水,十二三岁的我们,很多时光是在河浜中度过的。

男孩们集聚玩耍,即兴举动远甚言语表述。水面竞渡、桥台跳水、潜游南岸、水下捉人是我们徐家浜的常态化游戏项目。水桥的十来个石阶是现成的看台,女孩观众似乎给男孩们平添竞技热情了。水桥东二十来米处,架有木板平桥,两对方柱水泥桥柱直

插河底。二十来米的赛道上,我们奋起追逐,抵达并绕过桥桩游回水桥。竞渡往往历经初游、再游和复游才能决出胜负。

比起水面竞渡,桥台跳水多了刺激。桥板近似三米跳水平台,有人离开水桥跑向平桥,我们会紧随其后次第起跳。水花四溅,呐喊声高亢,桥上和水中观者众多。

待健将们落水并悉数游回水桥边,潜游赛事开启。起点水桥,终点是十米开外河对岸,南岸上金弟家的大竹林苍翠茂盛。潜游比的是距离与方位,全凭潜游者的肺活量和方向感。有人才游到河中心便露脸了,有人则往东或往西窜游,直让石阶上的观众哄笑。多半游手能轻松自如径直潜游对岸,引得大伙欢呼。

相比地面迷藏游戏,水下捉

随着岁月的推移,我有了许多真挚亲切的上海朋友,对上海有了更多更深的有温度的认识。二十多年后,在大学修城市规划专业的儿子写毕业论文,我建议,实地考察的城市选上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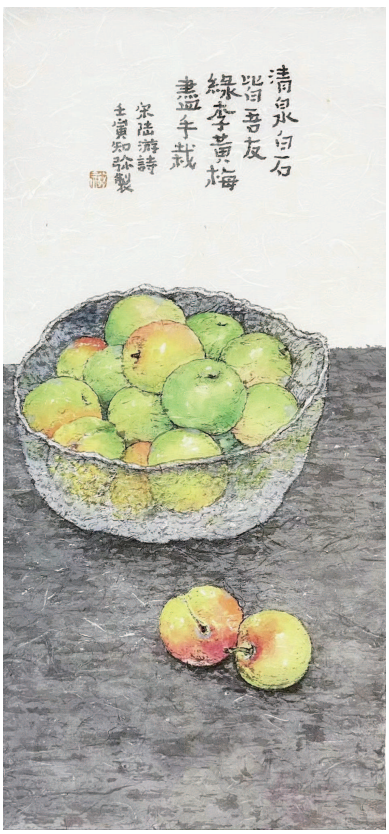
下了火车打出租,年轻的司机很健谈,听出我们是外地人,滔滔不绝地说起最近这些年,大量外地人怎样潮水似的涌入上海,在上海最好的地段买房置业,调侃说:“而今上海中心城区都快让外地人占光了,上海人倒要挤到边缘去了。”

我为上海庆幸。这正是上海的光荣。上海是中国的上海,东方的上海,世界的上海。中国作为“东方巴黎”的崛起,正是因为它的海纳百川的开放;上海人的教养、上海的睥睨万方的优越感,是多种文化融汇激荡的结果。这样的城市,理应是最优秀的城市。

那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很自豪地认可以说:是的。

秋天明亮的阳光下,我和儿子漫步在峡谷般的南京路、传说般的外滩和楼群像森林般的陆家嘴,尽兴感受将近两百年来世界文明在不同时态下的对话。儿子最喜欢的是“上海新天地”。中国传统清水砖墙下的欧式咖啡桌椅,仿佛是那对话的一个袖珍版。在他随后完成的毕业论文里,相关的描述占了很大的篇幅。论文获得了好评。

那是我们父子两代对上海的一个致敬。



清泉白石皆吾友

(中国画)

李知称

人世间,最多的是陌生人。

小时候,家里来了不认识的客人,常常躲在母亲身后,不敢面对从没见过的人。

依我的认知,上学不识的同学,就职与不识的同事握手,都不算陌生人,一回生,二回就熟了。那些出现在你面前,却又迅即消失,永不再见的街市中人,是真正的陌生人。我交际窄,觉悟迟,真正觉得陌生人中会遇到好人,是很晚的事了。

有一次去远郊看花海,坐地铁转公交,下车后,却站在了公路边的一排大树前,哪有花海的广阔逶迤、五彩缤纷?我和妻子在人行道上来回寻找,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站名,过站了或者没到站。路上不见行人,汽车在公路上飞驰而过。公路对面一家工厂的大门口,停着一辆货车,驾驶室里两位师傅在聊天。正踌躇着要否穿过公路去问一下他们,只见那位戴眼镜的师傅,急匆匆下了车,半跑着穿过公路到了我们跟前。

你们是要找花海吧?是啊!你咋知道呢?

看到你们来回寻找,一脸着急,我知道这里有个花海,没个标牌,常有人找不到。

他带我们穿过小树林,在一条土路前给我们指了方向:往右拐,走上一个土坎,就看到了。

不是你跑过来指点,我们都准备回去了。我连连感谢:要不我俩照个相吧,谢谢你专门跑过来给我们指路,也好让我留个纪念。

我俩挨着,妻子举起手机。照片上的他,显得年轻,不像50多岁,爽朗的笑容里透着善良,那件橙色工作服特别醒目。

我目送他穿过公路,跨进驾驶室。他向我招招手,车启动开走了。

阳光下的花海,铺展开无边无际的绚丽色彩。走在花径小路,清香扑面而来。这位陌生人的出现,让我和妻子站在花丛中,觉得天高地阔,明朗又温馨,心里似乎被一种情感滋润着。

我对妻子说:碰见这样的陌生人,就不怕有陌生地方了。

我说起20多年前在国外的一件往事。我们在瑞典一个小镇参观古堡。远远看去,古木森森,高墙壁垒。古堡内,除了我们,还有十几位当地老人,穿戴齐整,笑意盈盈。我们轮流在一扇高大的木门前照相。一位满头白发,穿着花衣长裙的老人向我们走来,对着我们,用手比画一圈,又做了一个照相的动作。我们明白了,她是问我们,要不要给我们照一张合影?那个年代,我们怯于和老外接触。向她摇摇手,谢绝了老人的好意。她微微一点头,笑着走开了,继续着她的参观。丝毫没有想做成一件事的遗憾表情,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生活中的习惯举动。

离开古堡时,大家议论开了:这老人真热心,我们有违于她好意了。她的举止这么自然,没有过分热情,也没有对我们的拒绝,表达出不可理喻。

妻子听了我的话,笑着说:我们往往心存警觉,把好人也从身边赶走了。

我说:我们从小把陌生人先当坏人对待,以防不测,至今还在影响着自己。

不久前,和一位扛着“长枪”东奔西跑去摄影的朋友聊天。我说到在公园用手机拍彼岸花,有位陌生人指点我如何用光。他一听我又说到陌生人的善行,一脸狐疑地调侃说:为了防骗,网上那句“不要和陌生人说话”,差不多成了流行语,怎么好人都让你遇上了?

不知道他在荒山野湖的跋涉中,有否被人欺骗过。面对他怀疑的表情,我仍然缓缓地说:如果你对一个陌生人,心怀善意,会在你的表情、动作和眼神中外溢出来,陌生人会感到,你没有冷漠和疏离感,他自然也会释放善意。谁会帮助一个冷眼又充满提防的人呢?

他有点虚浮又有点自嘲地说:我不也是个善良的人吗?那就不用把警惕挂在脸上,防骗用的是脑子。你想想,在外风餐露宿,难道没碰到过陌生的好人?他不响了。看了我一会儿。

那些帮助过我的陌生人,我至今仍记得他们的面庞和表情。在我的记忆里,他们永远地存在着,不再陌生。世间无陌生。

玩得尽兴了,我们把小木船翻过身来,拖移到水桥边,倾斜船身泄去一半的舱水,用竹柄长木勺舀出剩余河水,然后让鬲泥船归位船群。耕牛和木船是农家宝贝,我们不能让火爆脾气的老队长发现破绽。

水石桥边徐家浜中的多样嬉水赛事,意趣无尽而野性有余。没有奖牌,没有名次;赛手兼裁判,裁判即赛手;人人享快乐,个个是赢家。

## 十日谈

童年的游戏

跳房子有很多玩法,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王瑜明

## 鹧鸪天·给弟子提畅

高昌

万卷风雷一手提,薄云高咏畅淋漓。路曾百折心无恙,情自孤贞志不移。花有约,雨逢时,好凭妙手写真诗。遥闻雏凤丹山嘞,且喜蜻蜓立小池。

